

作业治疗教育国际化发展与展望 ——基于 2023 年 WFOT 教育项目认证评审

李雅欣^{1,11} 闫彦宁^{1,11,12} 李奎成^{2,11} 林国徽^{3,11} 杨永红^{4,11}

胡军^{5,11} 刘璇^{6,11} 王蕾^{7,11} 刘雪枫^{8,11} 刘奕君^{9,11} 钱李果^{10,11}

1-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2-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3-广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5-上海第二康复医院

6-首都医科大学,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博爱医院 7-昆明医科大学

8-福建中医药大学 9-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1-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业委员会 12-通讯作者

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 (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WFOT) 成立于 1952 年, 是代表作业治疗专业唯一的官方国际性组织, 其使命是制定作业治疗教育的国际标准, 并促进卓越的研究与作业治疗实践, 为各国作业治疗学术组织、作业治疗师、作业治疗专业学生之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平台, 目前有 109 个正式成员^[i]。1958 年 WFOT 颁布了作业治疗师教育的国际准入标准, 旨在保障全球作业治疗教育水准, 以实现作业治疗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该标准历经多次修订, 最新版本为 2016 版《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 (WFOT) 作业治疗师教育项目准入标准》(以下简称《标准》)^[ii]。WFOT 教育项目认证对作业治疗专业教育的规范化具有促进作用。获得 WFOT 认证教育项目的毕业生可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在作业治疗领域进行深造, 并可申请参加 WFOT 正式会员国家/地区的作业治疗师执业考试资格^[iii]。

我国作业治疗教育起步较晚, 作业治疗专业教育体系有待完善^[iv, v, 6]。推进 WFOT 教育项目认证, 有利于促进我国作业治疗教育的规范化、标准化^[7]; 有利于作业治疗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有利于作业治疗教育的国际化^[8]。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业委员会于 2018 年 5 月加入 WFOT, 并于 2020 年获得 WFOT 授权开展国内作业治疗教育项目的书面材料审核及现场考核工作。2023 年共有 7 所院校申报, 包括福建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2 所复审认证院校与郑州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南通大学 5 所初次认证院校。WFOT 作业治疗专业教育项目认证申报书 (以下简称申报书) 是申请课程认证单位提交的主要书面审核材料, 其中包括对教育项目基本信息、当地文化背景及课程设置与资源的介绍。本文从

当地文化背景和课程设置与资源两大方面对 7 所院校（以下拟称院校 A-院校 G）作业治疗教育项目的书面材料和现场评审情况进行总结，以期为我国相关院校作业治疗教育项目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1 当地文化背景

申报书中的“当地文化背景”是指具有特定范围的健康和社会需求、文化背景以及健康和社会系统的地理区域。《标准》强调作业治疗专业教育项目必须与国家与当地文化背景紧密结合，包括当地作业治疗的发展史；当地健康、社会福利需求；当地健康、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机构与法律（或法规）系统等。不同文化背景会影响当地公众对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等各种健康状况之间关系，以及对作业治疗专业的认识、态度和对作业治疗教育的理解。7 所院校均以当地文化背景为基点，结合当地健康和社会福利需求采用不同的融入方法进行课程设计，重视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多数院校通过课外社区服务和科普宣教等方式，如到养老院、康养中心、残疾人就业促进中心、福利院、社区日间照护中心、精神卫生服务中心、假肢厂等地参观学习，并开展志愿者服务。另外，院校 D 和院校 E 还在作业治疗教学中融入本地文化，以小组方式开展了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实践课程，如扎制风筝、剪纸、棋牌、太极、制作月饼、唱/听粤曲等；院校 A、院校 B 和院校 F 也把中医特色内容融入课程设置。

2 课程设置与资源

围绕作业治疗专业教育课程的理念与目标，《标准》在“课程设置与资源”方面分别从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法、临床实践教学、教学设施和资源以及师资五个方面提出了考核内容和要求。

2.1 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

7 所院校均以教育部要求为基础，结合《标准》，进行充分调研，广泛听取教师、学生、用人单位和本土资深作业治疗师、国际作业治疗专家等的意见和建议，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并定期调整修订。

目前，我国高校作业治疗本科人才培养包括康复作业治疗专业与康复治疗学（作业治疗方向）专业两种^[6]。以康复治疗学（作业治疗方向）采用“2+2”模式进行作业治疗教学，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在大三选择转向作业治疗方向。在本次申请认证的 7 所院校中，有 2 所院校以康复作业治疗专业招生；有 3 所院校以康复治疗学（作业治疗方向）招生；另有 2 所院校同时招生以上两种专业。各院校的招生人数见图 1。

《标准》重视学生的实践课与自主学习，建议课程设置应聚焦作业与作业治疗，并涵盖作业治疗师所必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7所院校课程中作业与作业治疗课程的课时（含见习、实习）比例见图2，其作业治疗专业课程理论课与实验课学时占比均在1:1左右（图3）；7所院校均为学生安排了不同方式的自主学习内容和时间，以培养和促进学生对专业学习的主动性和管理能力。例如提前发放知识点进行预习，布置课下查阅资料进行课上小组分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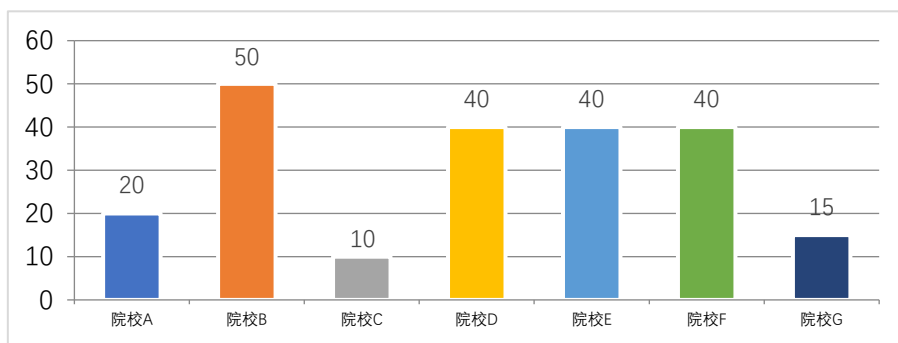


图1 7所院校年招生人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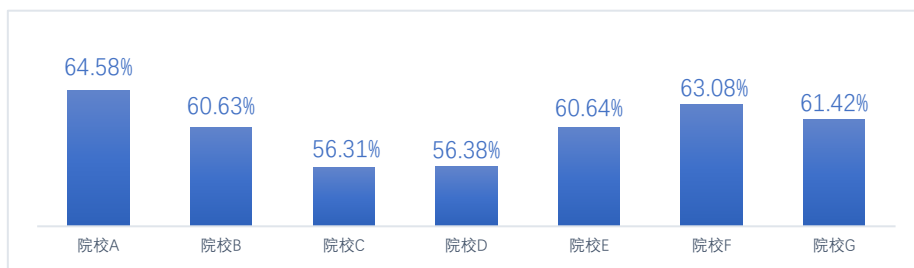


图2 7所院校作业与作业治疗相关课程的学时在总学时中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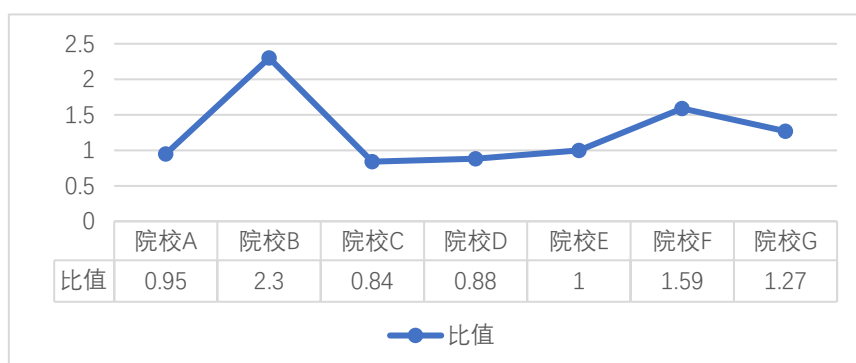


图3 作业治疗专业课实践与理论学时比值

2.2 临床实践教学

实践教育是作业治疗教育项目的核心之一，其目的是让学生将理论知识在实际情

景中加以应用，并培养其专业知识、技能和态度，以达到 WFOT 要求的作业治疗师的能力水平。《标准》要求申报院校的作业治疗临床实践教学不低于 1000 小时，同时具备相应的专业理念、深度与广度，并结合当地背景，同时还应具有国际视野，来保证毕业生应达到的专业品质。

实践能力考核也是各院校学生毕业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7 所申报院校对学生实践教学非常重视，作业治疗专业课理论与实验学时比例接近或超过 1:1，实习时间均超过 1000 小时（图 4）。为使作业治疗学生较早较多地接触临床，各校均将临床实践教学分为课堂实验、临床见习与临床实习三个阶段。在品质保证方面建立了相应“学生-实习单位-院校”的三级沟通反馈机制，形成了院校主导、实习单位牵头、多方参与、分级监管的管理体系。院校定期/不定期去实习基地与学生和带教老师进行座谈、考核，根据学生和教师反馈的问题以及考核情况，持续修改实习大纲，不断改进、优化临床带教能力。在疫情期间通过“线上”方式来进行，以协助实习安排的规划及持续改进，保证学生的实习质量。有的院校还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技能大赛。通过多种举措检验学生实践学习成果，保障实践教学的品质。为保证实习质量，院校设立了实习基地遴选与审核制度和监管体系。但部分院校在社区康复、职业康复、精神心理等方面实习资源不足，其中院校 E 采取了利用外地资源的方式，如安排学生到省外开展较好的机构进行职业康复、精神心理作业治疗的实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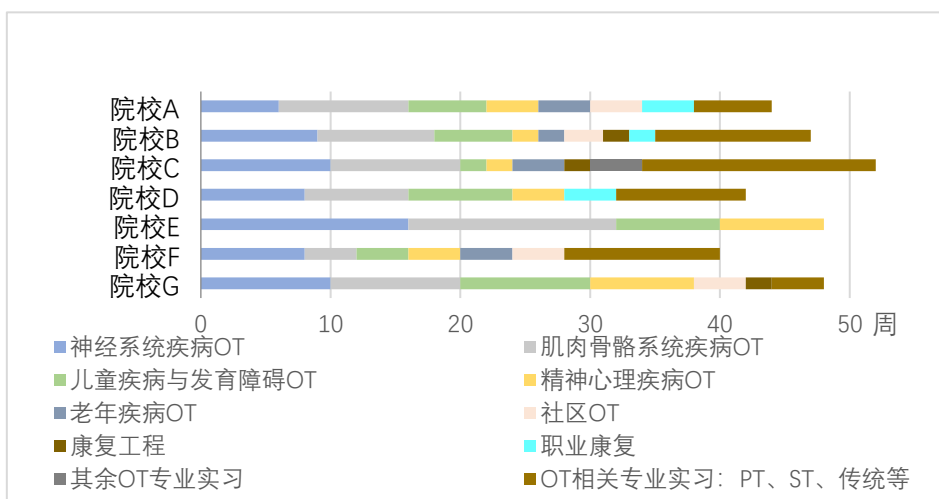


图 4 7 所院校实习大纲中实习科目与时间分配

2.3 教学设施和资源

教学设施和资源是满足学生教育需求的基本保障，包括教学预算与资源配置、实训场地、基础设备及规划、教师资源和图书资源等。

7 所院校均设置了作业治疗实训场地，并有相应资金投入满足实训教学需要及发展。在基础设备方面，不同院校有所差别，但各院校均配置了教学专用的基础设施，部分院校还充分利用附属医院的设备用于教学和学生见习；有的院校还配置了作业治疗的研究设备和场地。在教师资源方面，为充实教师资源，保证教育品质，各个院校均不同数量的邀请境内外作业治疗同行专家和教育专家对课程进行指导。各院校均配备了比较完善的图书资源，包括作业治疗相关实体书籍以及少量英文原版书籍和丰富的网络资源，满足学生文献查询、阅读需求。

2.4 师资

师资队伍是教育项目的基础。师资的专业背景、资质和经验是教学理念、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及实施计划和支持计划的保证。师资队伍数量和结构、师资政策及师资培养、师资教学及科研成果反映了师资队伍品质。

7 所申报院校作业治疗专业项目负责人均为 WFOT 个人会员。各院校具有 WFOT 认证项目教育背景的教师占作业治疗专职核心教师(含附属医院)比例(表 1)和师生比有所不同(图 5)，但都具备了一定数量的师资队伍，尽管年龄、职称偏低，教学和临床经验有待进一步丰富，但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加以弥补，如利用教学医院的资深作业治疗教师或者外聘讲师等。其中院校 G 分 OT 方向后在教学医院进行授课，核心课程带教老师全部具有作业治疗教育背景；院校 D 对实践基地带教老师要求是 WFOT 个人会员；本校专职教师数量较少的院校，也采取了通过外聘国内外专家授课的措施。同时，各个院校也通过不同方式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引进资深作业治疗师和加强教师国内外培养等方式来持续提高教师队伍专业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表 1 7 所院校作业治疗教师情况表

院校	WFOT 认证教育背景的作业治疗核心教师数(人)	作业治疗核心教师数(人)	占比
院校 A	11	17	64.71%
院校 B	14	17	82.35%
院校 C	4	6	66.67%
院校 D	7	26	26.92%
院校 E	5	11	45.45%
院校 F	3	8	37.5%
院校 G	8	8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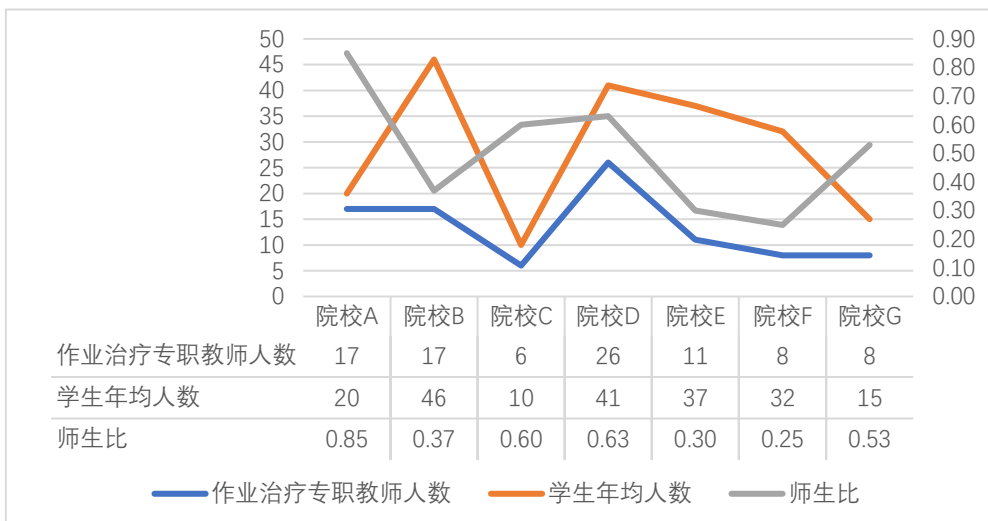


图 5 7 所院校专职教师与学生年均人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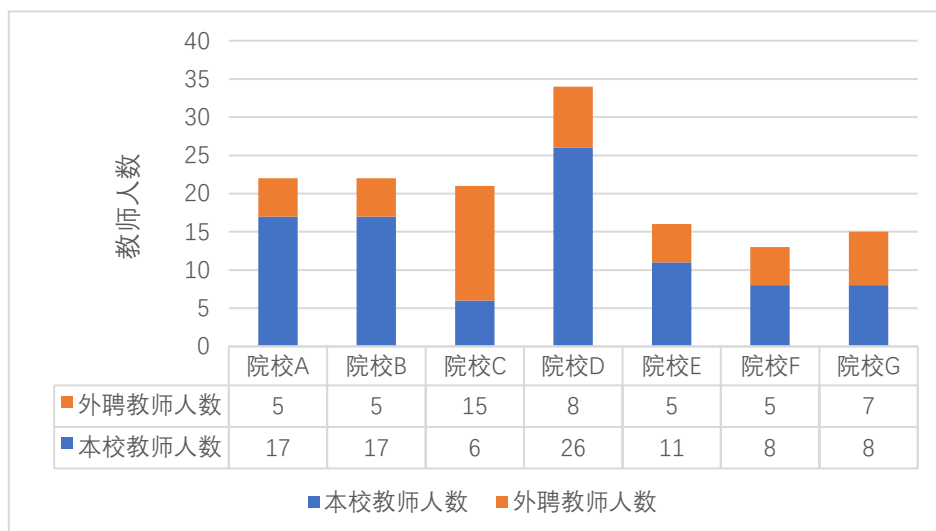


图 6 7 所院校专任教师与外聘教师人数

3 问题、建议与展望

WFOT 对教育项目的认证过程是对院校作业治疗教育项目的教育品质的检验，特别是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对于促进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作业治疗的知识和实践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满足社会对高质量健康和社会服务需求和期望的重要保障。

3.1 问题及建议

此次 7 所申报院校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3.1.1 师资年轻化，高级职称师资缺乏

教育背景中受 WFOT 认证项目毕业的师资较年轻，高级职称占比相对较少。建议通

过学会或“联盟”的方式建立国内作业治疗核心课程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国内的师资资源，优势互补，弥补目前师资年轻化、高级职称教师资源的不足，以保证课程质量；也可以采取“双师型模式”，即让专职教师尽可能多的深入临床，积累更多的临床经验，满足实践教学的需求；举办作业治疗师资培训来提升教师理论授课与实践教学能力。

3.1.2 社区、职业、精神心理作业治疗实习资源不足

各院校实习大纲的科目安排有所不同，部分院校实习内容在社区康复、职业康复、精神心理康复等方面较少。建议短期尽可能采用外地资源弥补不足的方式，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探索更多的实习模式。

3.1.3 缺乏配套的作业治疗教材

建议学会组织国内相关专家，以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依据并参照《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作业治疗师教育项目准入标准》，编写专供康复作业治疗专业学生使用的统编配套教材；同时也建议任课教师，密切关注目前国内外关于本专业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循证实践信息，及时地把最前沿的资讯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并不断完善课程设置，定期修订教学大纲。

3.1.4 部分院校作业治疗专业学生数量过少

由于前2年专业课尚未开设，学生对于作业治疗专业的缺乏认识，影响了“2+2模式”学生在大三进行二次选专业时选择作业治疗方向等。而“康复作业治疗”专业则可较好的保证作业治疗专业的学生数量。建议在课程设置时将作业治疗的部分导论课程“前移”。另外，在招生和大一、大二以及选专业前针对性的进行作业治疗专业的宣传，可以增加学生对作业治疗的了解和兴趣。

3.1.5 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较少

受疫情影响近几年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方面有所减少。随着疫情的结束，相信未来国际化交流也会逐渐增多。另外，“线上”交流也将是未来国际交流中的一种便捷、经济的交流方式。

3.1.6 定期督导和年度审查机制缺乏

为保证已经认证教育项目的教学质量，建议学会制定定期督导和年度审查制度。

3.2 展望

我国具有庞大的作业障碍群体，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残疾人8502万^[9]。全国现有慢性病患者近3亿，未来20年慢病人数将增长2~3倍，而80%慢

性病患者需要康复及作业治疗服务。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6亿，占全国人口比重18.7%；其中包括大量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10]。此外，我国还有大量儿童发育障碍患者、心理及精神障碍患者等存在作业障碍。近年来新冠病毒感染、饮食、药物、环境等因素也导致了作业障碍人士数量不断持续增长，对作业治疗的需求不断增多，对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获得WFOT认证教育项目不断增多，将持续影响和推动我国作业治疗教育项目的高质量发展^[11]，有利于培养出更多的具有人文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终身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作业治疗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略):